

又談劉瑞恒

八十回憶之七

● 孫雲燾（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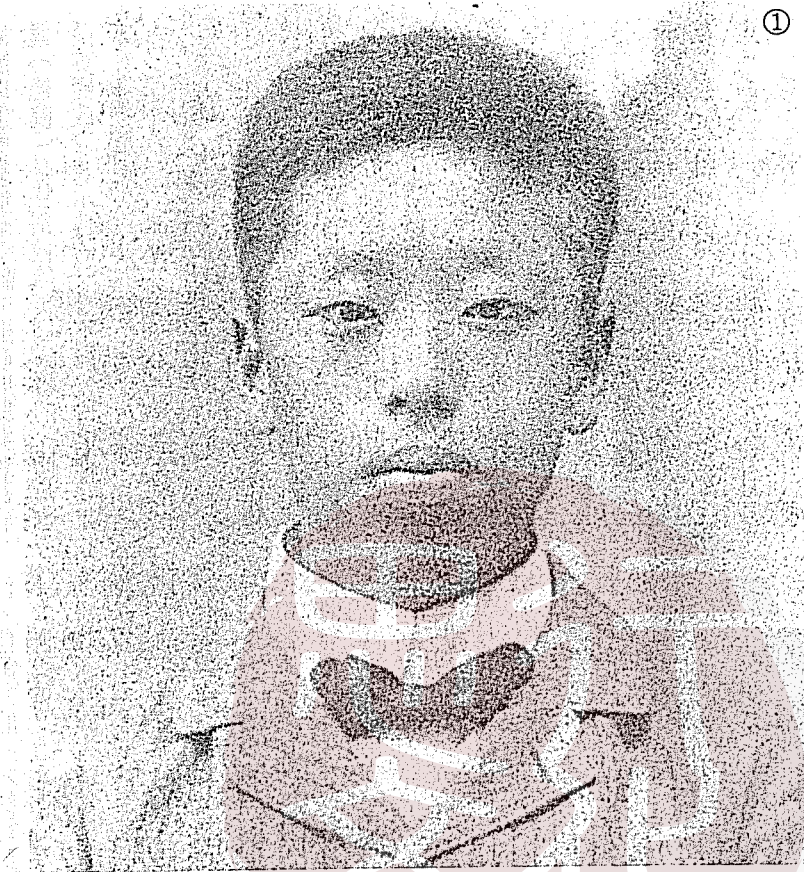
與宋子文情誼深厚

國父孫中山先生因歷年奔走革命，身心疲憊。民國十三年北上和談時，身體即感不適，所以一到北平，就住入北平協和醫院治療。經劉瑞恒博士主持開刀，發現肝癌已進入末期，無法割治。於是祇得移住北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大使寓所養病。當時劉博士因係協和醫院院長，自然常和當時陪侍中山先生的幾位黨國元老們常在一起商量醫療問題。當時那些黨國元老都比較年長，其中祇有宋子文比較年輕，又因他曾留學美國，所以劉宋二人就比較接近，情誼亦較深厚。或許這與劉氏後來到南京擔任衛生部長不無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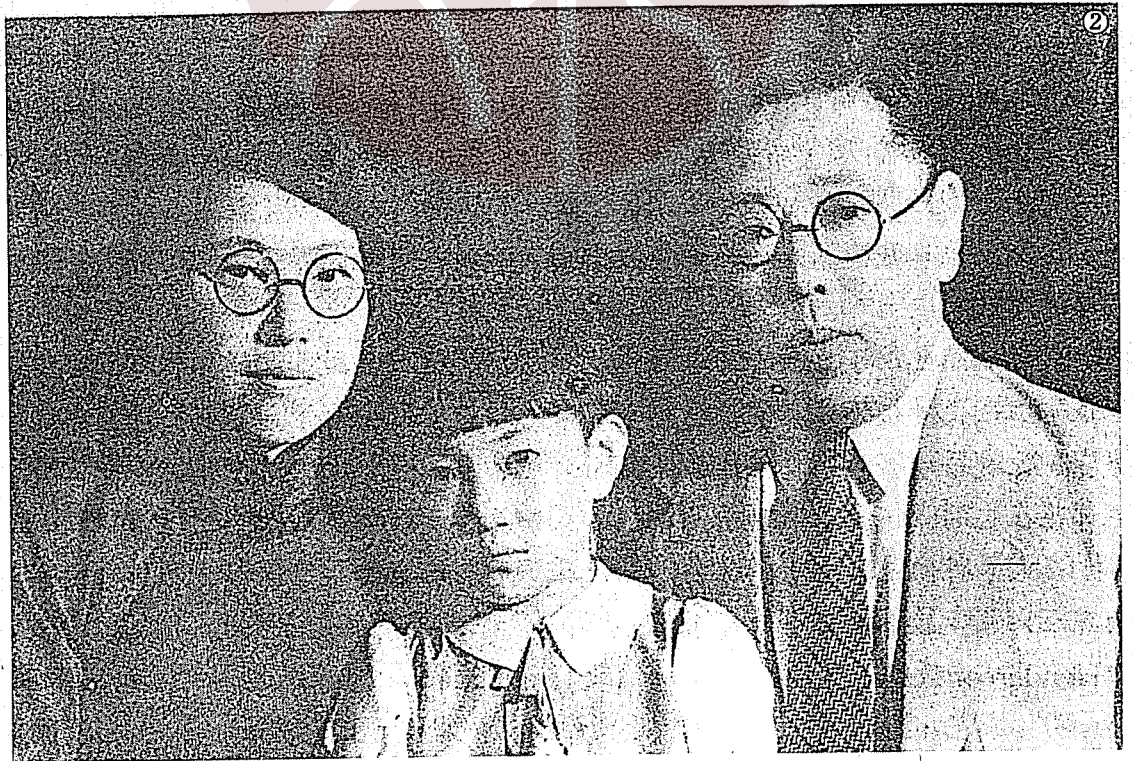
當劉氏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攻讀醫學時候，那時宋美齡女士姊妹都在魏斯理學院就讀，以年齡而論，她們看劉氏還是學長。後來劉氏當了衛生部長，那時宋美齡女士已是先總統蔣介石夫人。由於蔣夫人對劉氏的尊重，自然先總統蔣公對劉氏也另眼看待，禮遇有加。劉氏因早年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他的同輩也都是美國醫學界的巨頭，所以他也具有國際上的崇高聲望。劉氏回國後，又在美國煤油大王洛克斐勒基金會主辦的協和醫學院擔任教授兼院長（且專長外科），地位崇高，加上政治背景堅強，以及美國洛氏基金會和宋子文在經濟上的支援，所以推展衛生工作，能夠得心應手，實非偶然。我曾聽從前在衛生部當總務科長的金秘書說：在國民政府成立初期，一切財政主計制度都還沒有確立。當時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兼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執掌財政大權。那時候，部長或主任委員就有權下手論撥款。所以衛生部常常得到特別撥款。別人都不知道這是衛生部的一項特殊財源。

胡文虎捐款建醫院

在民國二〇年代南京建都初期，真是百廢待舉。從下關沿著中山路一直到中山門這條新開闢的幹道上，很少像樣的建築，祇有交通部、鐵道部二部會的大廈遙遙相對，另外就是位置在黃埔路中央軍校旁邊的衛生部大廈，衛生實驗處，中央醫院，還有勵志社這一個新園區，自是氣象萬千，不同凡響。加之當時經營虎標萬金油、八卦丹的新加坡僑商胡文虎特別回來捐了五十萬元興建中央醫院，格外使人震撼。大家對於胡氏經營萬金油、八卦丹這類成藥，居然積聚如此鉅大的財富，莫不驚奇萬分。而且回國獨資捐贈政府一座中央醫院，如此愛國熱忱，真是難得。不過從側面得來消息，據胡氏早年也是出身寒微，在新加坡從事街頭賣藥，兼售膏藥這一行業。後來他不知如何竟發了一筆橫財。但英人總查不出他的任何非法證據，於是祇好限制胡氏在英屬新加坡、香港及仰光三地的居留權，每地停留不能超過三星期。胡氏發跡以後便在上述三地營建別墅（那些別墅的建築和一切設計實在是文化水準很差），一方面結交上流社會人士，出資興辦報紙以張聲勢，加強虎標萬金油和八卦丹的宣傳，讓大家相信他的財富是由萬金油和八卦丹賺來的。胡氏可算得很有眼光和見解，他



①十六歲時的劉瑞恒在天津留影。
②一九三四年劉瑞恒夫婦與女兒劉似錦在南京合影。



回國以僑商身份捐款給中國政府興辦慈善事業（醫院）是特別做給英國人看的，同時也向英國政府表示他的身份不同，對他應該從優看待才是。

知人善任大智若愚

劉博士能知人善任，他雖領導幾乎全國醫療衛生事業，可是他對每一件事必定詳為策劃，嚴格追蹤。我常弄不明白，不知道他的追蹤網是如何建立的？劉博士體型矮胖，面色稍黑，下唇微蹙，從外型上看來，談不上丰姿俊逸，簡直是一位北方長者的形象（看起來還帶一點鄉土氣味）。可是他的智慧卻不放在臉上，真可說是一種「大智若愚」的類型。他指派一個人去工作，如有困難，他會負責幫助解決。假如有人想敷衍搪塞，準不會逃過他的法眼。我們衛生界有一位「長樂老」王祖祥（現已逝世），他從北洋政府內務部科長做起，歷任衛生部衛生署科長、司長、副署長，並且還擔任過南京市、重慶市衛生局長等職務，確是能言善道，對各項事務都能應付裕如，可是他就怕見劉部長（從前衛生界的人都稱劉博士為劉部長）。有人批評劉博士特別偏愛協和醫院的人，這也難怪他這樣做。因為協和訓練出來的人知識水準高，做事認真。他是因認識這方面的人員較多，不免就多所量才任用。其實他對用人並沒有什麼偏見，祇是唯才是用而

已。他選用的人才都是全國各地區的菁英，加以訓練和鼓勵，使成專才。譬如從前衛生部醫政司長嚴智鍾是南開大學創辦人嚴範菴的五公子，是日本東京帝大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我國高材生，專長細菌學和免疫學，在衛生部和軍醫教育方面都幫了劉氏很大的忙。來台後曾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並曾代理醫學院院長。還有保健司長金寶善也是早期留學日本的醫學界菁英，幫助劉氏制定法規，推行政令，實施一切衛生計畫，可算得是衛生部和衛生署的一位靈魂人物。金氏先後擔任衛生部司長、次長、衛生署副署長、署長等職，服務衛生工作長達廿年之久。

特別是在抗戰時期，主持衛生署，在極度艱難困苦情形下，和軍醫署署長林可勝充分合作，對前後方軍民醫療實施，藥品供應，傷患護理等衛生事務，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厥功甚偉！特別在重慶時代，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金氏向中央五屆八中全會努力爭取在我國憲法中通過第一百五十七條：「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這一條文實具卓越遠見。所謂公醫制度，乃將全國醫療保健等事業，由政府作有系統，有組織及有計畫之管理與推進，以期全民均能獲得健康之權利。這可算得是推行公共衛生事業的一個崇高目標。雖說在抗戰時期無法推行公醫制度辦法，但金氏在艱難困苦中，仍不放棄此一崇高構想，終於在我國憲法中增列了此一「推行公醫制度」條

文，這可算得是今日我們政府推行「全民健保法」的張本。我想此一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知道的人一定不多，所以特別提出來加以說明。

使軍醫界起死回生

我國早期的軍醫素質實在很差，加之醫療設備簡陋，藥品缺乏以及缺少妥善護理照顧；而士兵患染瘧疾、腹瀉、痢疾、疥瘡、斑疹傷寒（typhus），以及傷寒（typhoid）副傷寒（paratyphoid），破傷風（tetanus）等病症的很多，多數都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甚至有當衛生兵的，藉著多年資歷，居然升為醫官，真是可怕。先總統蔣介石是軍事家，對於軍醫界的腐敗情形，知道得最清楚。所以指定劉博士努力加強整頓。劉氏啣命以後，從教育，組訓，改進充實醫療設備和加強藥品供應著手。但是一部分尸位素餐的軍醫在南京時代就發散傳單攻擊劉氏，說他不懂得中國文化，硬拿外國那一套方法強行移植到中國來是行不通的。甚至還說，劉氏連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把「月如」會寫成「月奴」云云。當然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這是一些軍醫敗類要拒絕改革所幹的醜劇。螻蟻又豈能撼動大樹？劉氏把協和醫學院的人帶進軍醫界才使軍醫界有起死回生的轉機。

林可勝教授的得意門生盧致德氏是一位具有組織能力，任事切實苦幹的人才。他在

台灣把國防醫學院從一無所有的廢墟上建樹了起來。除創建各型軍醫院外，還建立規模宏大的榮民總醫院，完全免費為退役軍人和眷屬醫療治病。每次榮民輔導會招待世界各國退伍軍人來華訪問集會時，大家都驚嘆不已，說祇有中華民國政府對退伍軍人有如此妥善的照顧和免費醫療疾病的措施。

全心投入紅十字會

劉博士在抗戰初期即去美國，聯絡各方友人組織成立美國醫藥援華會（AMRAC）對我國捐贈藥品和醫療器材。如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後，青黴素（Penicillin）一類的抗生素才能在美國大量生產，低價供應。這些在國內無法生產的藥品起初仰賴由滇緬公路輸入。及至滇緬公路被切斷以後就祇能靠飛機駝峯空運一途輸入了，那真是艱苦萬狀！等到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劉氏回國出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我國雖然抗戰勝利，但戰後經濟彫敝，百廢待舉。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物資，特別是藥品和醫療器材，對我們戰後衛生復員工作，幫助很大！

自從政府播遷來台以後，劉博士也來到了台灣。他除了繼續擔任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外，又被推選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那時紅十字會台灣省分會會長是蔡培火，省分會的經濟比較充裕，但總會的經費卻相當拮据。該時劉博士雖不擔任政府任何

職務或名義，可是他的個性就是不能閒著不做事。他借用台灣大學醫學院操場後面幾間舊房屋加以修理作為辦公室。把其中一部分地方作為台灣第一個血庫，另一部分作為醫用X光儀器修護場所，大概利用二處的微量收入來維持紅十字會的開支。紅十字總會的大門開設在仁愛路上，門邊掛著「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的招牌。大門內院子裡豎立著一根旗桿，上面懸掛著一面紅「十」字會旗。我每次走過仁愛路紅十字會門前，看見在空中飄揚著的紅「十」字會旗，便肅然起敬。一則對這面紅「十」字旗所代表的意義表示敬意。再則對劉博士的偉大精神和毅力表示尊崇。正為唐代劉禹錫在他的「陋室銘」裡所說：「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博士的辦公室裡陳設簡單，真可以稱得上是一間「陋室」。因為除了一張辦公桌外，就是一張長桌，作為開會之用（因為別無會議室）。可是在他的辦公室裡每月總要召開一次或二次「協調會議」（Coordination Meeting），參加的有內政部衛生司司長，台灣省衛生處處長，軍醫局長，台大醫學院院長，國防醫學院院長，美援組織的衛生組組長，農村復興委員會（JCRP）的農村衛生組組長，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NAMRU-2）所長，世界衛生組織（WHO）代表，聯合國兒童急救基金會（UNICEF）代表，還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和美國醫藥援華會駐華代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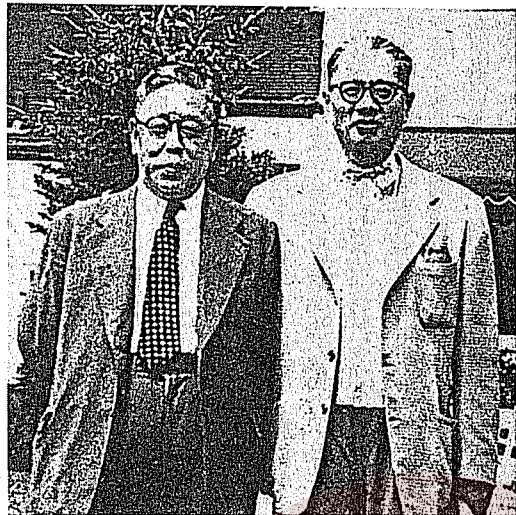
大家公推劉博士擔任主席，協調台灣各有關單位的業務，包括醫藥衛生教育的推展，研究合作事項的協調，衛生行政方針和計畫的商討和推行，以及赴美獎學金審查等事項，那簡直就是一個小型的國際衛生合作總署。雖然當時好多機構都有寬敞的會議室，可是大家尊敬劉博士的地位，都願意來到這間「陋室」裡開會，商討許多重要事項。我看到劉博士坐在他辦公室內的椅子上，氣概昂然，還和他當年坐在衛生部部长辦公室裡的神態沒有兩樣，不得不使人由衷的敬佩！這位衛生界的偉人，不論在任何環境下，都還保持著他應有的尊嚴。

很懂得生活的享受

劉博士在私生活方面，很懂得生活的享受。他喜歡自己煮咖啡、烤麵包。而且懂得做菜如煎牛排，做醬爆茄子等，都是上等手藝。平時也喜歡到從前火車站對面一家北方小館（同慶樓？）或悅賓樓之類的餐館去吃一些北方名菜。他會告訴一些太太們如何到市場去買菜不吃虧；如看魚腮辨別魚類是否新鮮，魚販怎樣在魚腹內打粉以增加重量，怎樣查看白菜是否泡水等等。在台北時，劉博士常親自去和平東路（近羅斯福路口）一家牛肉店去買牛肉。因為他專長外科，所以懂得牛身上那個部位的肉質做牛排最好，因此和牛肉店老闆娘母女都很熟悉。有一次劉博士從美國特地帶回來一把犀利的牛肉刀送

她們。老闆娘感激之餘覺得劉博士為人很不錯，竟有意要把女兒嫁給他。劉氏一笑置之。這算是有關劉博士的一樁趣聞。

劉博士在家裡的時候似乎聲音很小，倒是劉太太聲音較響。劉太太也是天津人，可是講話時天津口音較重。劉太太常說：「外國人就怕我們劉大夫（劉太太對外人總稱劉博士為劉大夫）。在民國四〇年代左右，早期台灣經濟比較落後，衛生建設還不很發達。許多外國派來的衛生專家初來時，莫不趾高氣揚，及至認清了劉博士的地位後（因為這幫人算起資歷來都是劉博士的徒弟、徒孫輩）才前倨而後恭起來。」



一九五六年劉瑞恒博士（左）與宋子文（右）合影。

劉太太有潔癖，造訪的客人都要衣履整齊，在門外一定要脫鞋才能進屋。凡是協和醫學院畢業的校友，不管地位怎樣，在舊曆新年到劉府拜年時，一定要向劉老師和師母行跪拜禮。大家都瞭解劉博士二老家居寂寥，愛熱鬧的人常會有一種寂寞感。

劉博士居住的台北和平東路寓所裡栽培著許多花木，特別在曇花盛開時節，他家院子裡的曇花，常有開花在卅朵以上的記錄。在每年曇花開花時節，劉博士特別高興，總會邀約親友和衛生界人士前往賞花。我們就邀約一些人送酒菜到劉府去歡樂一番。劉博士會自行先把曇花的數目精確的統計一下，然後教大家去計數。於是有人說是卅，有人說是卅二、三，有人說是卅六、七，因為花朵藏在花叢裡，實在不易清點準確。最後還是劉博士告訴大家一個確數，於是歡笑之聲四起，欣忭異常。從劉博士面部的笑容裡，我們仍能看到了他的「赤子之心」。

終其一生服務社會

世人在研習各式各樣學問，學有所成，可是往往對於自身的生理以及衛生保健問題，卻欠缺瞭解。我們今日已有太空科學館，難道就不應該有一座完備的生命科學博物館（Life Science Museum）嗎？我們對於醫藥衛生問題，不僅要知道它的過去，現在，更重要的還要知道它將來的發展。這是有關我們切身的重要問題，自應設法多去瞭解才是。

在我國近百年歷史過程中，曾有許多重大災難發生過，若是不預作周詳防範，必至釀成嚴重生命損失。如清宣統二年（民國前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我國東三省發生鼠疫（黑死病），疫情嚴重。俄人聲稱我東三省地近西北利亞，為防止鼠疫蔓延到俄境，擬藉協助防疫進兵我國東北。清政府感覺事態嚴重，於是急派軍醫學堂總監伍連德博士率團前往，會同東三省總督切實防治疫病流行。經伍氏調查研究才發現鼠類與水獺同為鼠疫媒介，於是加強滅鼠並悉數焚燬獺皮（禦寒皮件），積極進行防疫工作。終於在六個月內完成撲滅鼠疫工作，成效卓著，深得清廷和各國政府以及衛生人士的讚賞與推崇。當我國對日抗戰時期，政府西遷重慶。四川素以鼠多聞名，幸經檢查鼠體上沒有傳染鼠疫的跳蚤，大家方才安心。再有金門在清代末年亦曾流行過鼠疫。我政府在遷台初期，即派員前往金門從事預防鼠疫工作。萬一金門鼠疫重復流行，則不待敵人來攻，這塊國防重地早就成爲廢墟了。

劉瑞恒博士無疑的在民國時代對我國衛生事業有著輝煌的貢獻。終其一生為國家社會服務從未停息，以至年邁抱病而終。而今在我們國土上的任何一處，找不到有關劉博士的完整史蹟記載，甚至連一座塑像也沒有。我們對這一位衛生界的偉人，難道竟沒有一點懷念和感恩意念的表示嗎？（未完）